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於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以來

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

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紂以盛德為天

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

但言受命於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

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

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

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

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歆

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

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佗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孰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佗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二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

宋氏曰文王在上尊仰

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

言文王與天同德也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

自豳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至文王而天命

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

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

是以為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

時也蓋古語聲急而歛

○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于及時而至也

○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

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

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

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

○程氏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佞聰明順天
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
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賡賡音尾文王三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賡賡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

陳敷也莆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左傳**曰

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

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宋氏曰**所謂賡賡文

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

賡賡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

王賡賡故其令問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

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其潤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

帝敷錫於周維以之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

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度則百世為諸侯鄭

氏口其子孫適為天子度為諸侯皆百世皆天

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

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

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

顯二字數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

皆世顯則兼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

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

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

為徧賜也○**董氏曰**賡賡文王集注佗媿媿文

王按說文媿媿勉也然則字當佗媿宋氏國語

王按說文媿媿勉也然則字當佗媿宋氏國語

補音曰說文無疊字涂鉉以為字當從女從尾
改之驚俗左氏羊舌職陳栢子國語芮良夫引
詩佗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

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

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

猷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

曰美哉多士生此同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

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

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

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前漢書王

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長樂劉氏曰濟濟之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

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

為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

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騃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淺遠之意

○**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

氏曰騃亮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

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為語辭○**蘇氏曰**

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

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伯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京厥佗裸將常服黼音甫皐况甫反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

禮疏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士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美○**宋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異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繡人云白與異謂之黼周冕無繡之飾則殷皐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蓋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

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
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
其爲士而膚美，效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
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
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
其禮物，佗宥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
戒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
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七略曰**：孔子論詩至
於殷七膚敏裸將于京，喟歎曰：大哉天命，善
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
事周而痛殷之亾也。○**東萊曰**：蓋者忠愛之篤
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蓋。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
命不易，以鼓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子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

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

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

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

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

哉？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

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

乙巳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

行有善惡，不喪厥心，故能配天以王。○**朱氏曰**

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為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違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允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孔氏**曰宣昭

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龜氏**曰有又也○

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

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

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

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或王數紂之惡曰

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

以廢黜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欬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

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允孚張氏曰上天之載

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

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

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

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允孚○**東萊**曰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

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亾

自天者自敬其怠賤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

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明
 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
 以鼓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
 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
 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
 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
 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
 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
 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東萊曰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

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其材而篤焉耳
 挾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此文中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
 此文王

○朱氏曰擊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
 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
 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日妻死曰嬪此生
 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
 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
 仲任也王氏曰擊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
 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
 孕也○鄭氏曰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
 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

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成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松氏左傳注曰**

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

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

曰文王小心恭順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

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伦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人之渙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

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

郃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

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

北為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渙涯也○**朱氏**

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

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失其道民號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

初載則天為伦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

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高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陽涓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大邦有子倪辜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奠敬反于涓造七報反舟為梁不顯其光

王氏曰但磬也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倫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譬喻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佗然也○**宋氏曰**文禮也祥吉也○

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舩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佗而用之後也文王所

用故制為天子汰百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田氏曰**

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佗乎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注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涓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涓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涓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也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子管反女維莘所中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或王保右音祐命爾燹伐大商

毛氏曰續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

邠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宋氏曰**行嫁也

○**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氏曰**將

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宋氏曰**

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

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

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佗合

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成

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成王夫是

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

書言燮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

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

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曰野維予侯興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眾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

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

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

女謂武王也○**長樂堂氏曰**貳謂疑貳也○**孔**

氏曰殷商之兵眾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別

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

○**陳氏曰**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

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眾寡之力尊卑之位

宜有貳心○**說文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

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檜如林○**東萊曰**紂以天

子之威如林之眾來戰武王方自眇歎諸侯而

起苟較強弱而計眾寡其心必疑貳矣歎當是

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

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駟音元

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

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

水之緩流為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

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孔氏曰郭璞云

駟赤色異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武王所

乘遂為一代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

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

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

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韜氏曰**肆

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

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甫****氏曰**會朝

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

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孔氏曰**王肅

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

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

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絲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絲絲瓜古花

猷由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匕余反漆音七古公

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絲絲不絕貌瓜紹也猷的蒲剥反也孔

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猷

猷是猷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

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

○**宋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死生在此沮
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族經曰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馬柵投柵縣北東入于洛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

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郿邑
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之豳地但

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去久古

後世稱前古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殷
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
子生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

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
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

出於此○**王八曰**先歲之爪嘗大矣嗣歲之隄
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

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爪隄况之緜緜則言雖
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

地歷古亦緜緜然孔氏曰舜封棄於郟號曰后
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

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
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注

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
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

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
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

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
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

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

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佗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

引詩曰陶窳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

氏曰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

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

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

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

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

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董氏曰**顧野王

佗來朝趣馬○**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

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衣邠雍容之氣象哉

象哉

周原膺膺音或莖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

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

○**毛氏曰**無膺美也莖菜也釋文曰廣雅云莖

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弟反○**孔氏曰**內

則曰莖苴粉榆則莖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州

又云苳莖州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

然則莖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

飴飴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挈刻也

詩絲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

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董氏掌共燠契以待

卜事注云上喪禮曰楚焯置于焯置于焯在龜
東楚焯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
荆也欬則卜者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焯炬之火
統欬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非訓契為開也○**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
南孔氏曰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
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膺膺欬肥美其所生菜
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
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函人之從已者
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
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
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
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
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

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欬後稽
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
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
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言終欬
允臧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居良反廼理廼宣廼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鄭氏曰廼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

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

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

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

則地利可宣畝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

也○**鄭氏曰**邇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

水滸言也。孔氏曰：邇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邇地今為柁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邇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宋氏曰**：周偏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甫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大反。版以載，佗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斲

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并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

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世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釋文**：俾，佗卑。

曰本又伦俾

揀音俱之噤噤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
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
皆興馨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揀藁釋文曰劉熙云藁盛土籠也○說

文曰揀乘土於器也噤噤衆也度居也鄭氏曰

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

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度讀如汰度

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

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

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

曰削屢重複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

郭氏曰五板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板為堵五

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五許慎五經異義戴

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板廣二尺積

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

郭氏曰馨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韓人云

為卑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

人云以馨鼓鼓役事○**郭氏曰**凡此皆是形容

築牆之意○**郭氏曰**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揀揀

之者衆多噤噤然取土送至牆上牆上之

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

蘇氏曰說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

說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

屢馮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說倫爾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

宮室也馨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馨鼓之節反弗

勝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孔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

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以諸侯而位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

為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

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

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

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

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時位二

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

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

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

社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

天子戎大也醜眾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

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

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好問反亦不隕酌謹反厥問

槍子洛反械音域拔蒲吳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

混音昆夷駮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

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

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槍櫟也陸璣曰周秦人

謂柞為櫟械白椴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椴

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

云王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

白椴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歛生

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為
 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駢突也說文曰駢馬疾
 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
 此○**宋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
 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
 俟我之植木拔斲生柯葉行道兌斲成蹊徑疆
 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
 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
 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斲大王猶
 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
 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
 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
 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斲猶有樂天之事焉至
 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

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
 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
 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
 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駢突維其
 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
 松柏斯兌帝侖邦侖對自大伯王季斲則柞棫
 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
 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
 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子曰有
 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
 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士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
 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

皆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

○**毛氏曰** 蹶動也○**王氏曰** 生與易所謂觀我

生同義○**毛氏曰** 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

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

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

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或臣折衝曰禦侮○**張氏**

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

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

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

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

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

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

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

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

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

曰文王之德所以至欽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

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

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澆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

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

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也

於穆不已也

縣九章章六句

柝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茫茫薄紅反

棫樸薪之槩音酉之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
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桺也○**艷氏曰**

白桺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水云樸枹也孫

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

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由附注堅固貌也

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逐相附著之貌○**毛氏**

曰槩積也濟濟解見文王○**艷氏曰**辟君也君

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

人言芄芄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槩**毛氏曰**

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

美茂官之以克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

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音奉璋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

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璋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曰

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

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之用瓚唯灌為然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

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

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峨

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

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

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

有趣向辟王之意○**艷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

故今俊士之所宜

澤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丞反徒楫音接之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 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 烝衆

也○**毛氏曰** 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

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鄭氏曰** 于往

也邁行也○**朱氏曰** 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

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佗六師常武曰

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

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

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佗或以後事

言之○**王氏曰** 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

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

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

命而至○**歐陽氏曰** 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

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 淠彼

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佗人

毛氏曰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

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

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 昭回于上所以言章

○**鄭氏曰** 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

氏曰 遐遠也○**孔氏曰** 佗人變舊造新之辭朱

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 遐不佗人甚

言其佗也○**蘇氏曰**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

亦有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 雲漢在上為

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氏曰**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

佗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
紀四方

毛氏曰追離也金曰離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等
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

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
故以相為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
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王氏曰**文王倫人
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

成器倫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歛非養成其質
則文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

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呂氏曰**所以綱紀
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為

猶勉於斯而不已也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孔氏曰言文
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
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

祿之說於理雖無害歛于祿百福之語則不辭
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于祿
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
解見簡兮○**陸璣**卅木疏云楛其形似荆而赤

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牛莒箱器又屈以為釵

○**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

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栲艸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

周家世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

爾○**東萊曰**絲之八章曰松栝拔矣行道允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松栝斯拔松栝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

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栲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端榛麓散亾藪澤肆斃民力彫盡田疇蕪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服

而何易樂之有焉歟則所謂榛栲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璫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璫圭璫也鄭氏曰圭璫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

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祿圭尺有二寸有璫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璫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璫如勺

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璫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賜其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

也孔氏曰秬異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艸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艸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

之黃流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
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佗伯於西受圭二秬鬯之
賜似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續密溫潤之玉璜
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
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矣○董氏曰艷衆於周禮引詩佗伯玉璜賈
公彥曰卹彼玉璜蓋古文以瑟為卹也○東萊
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
帆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佗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蒼詒
解詒以為鳶即鴟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
曰遐遠也○程氏曰佗興起之於善也○謝氏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
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
氣象周家佗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
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翹而已然後知鳶飛
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王者之佗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
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佗人然其所由來者亦
先世之故也○東萊曰佗人之盛至於如鳶飛
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益
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駢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文反以祀以
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

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 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 駢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 或伦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宋氏曰** 備全具也○**鄭氏曰** 景大也○**毛氏曰**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 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秦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二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 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伦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報反矣

程氏曰 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 柅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慎燎除其旁艸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 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 勞勞來猶言飲助○**孔氏曰** 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柅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慎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執反施以鼓反于條枝茲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宋氏曰 興也○**毛氏曰** 莫莫施貌**程氏曰** 莫莫柔莫之狀○**程氏曰** 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鄭氏曰** 枝幹也可為枝○**程氏曰** 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 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 君

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詩章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慶也周姜

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

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

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管蔡劫霍魯衛毛解

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或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

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

室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

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

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母思

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

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而子孫眾多李

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于北向而跪醮而

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

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

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

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

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

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

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鄭**

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

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

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

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

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

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

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也。○**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孟子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

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雖離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

亦保

毛氏曰雖離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

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

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離然而和有

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

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

怠常端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

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

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

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

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

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

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

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

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

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

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

戎疾大患難也姜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

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

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

殄裂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音亦譽髦斯

士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

造為也○**西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

無教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

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

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

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

有所造為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

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教○**鄭氏曰**

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

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何佗古

之人無擇。○**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
佗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
終焉。文王之無教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典謨佗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
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
柝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皇矣上帝臨下有
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
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者在夷反之
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程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
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

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

氏曰耆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尔功

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歆下視四方求
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程氏曰**此

泛言天佑下民佗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

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
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莆**

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
大而爲霍者乃眷歆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

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佗之屏必頌反之其蓄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

平之其灌古乱反其擿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

其斲鳥簞反其柶老居反攘如羊反之剔它歷反之
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 佗攻佗之也 朱氏曰 柶拔起也 屏除之

也 **毛氏曰** 木立死曰菑 孔氏曰 立死之木妨

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 自斃為翳 孔氏

曰 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 朱

氏曰 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孔氏曰** 脩理

之平治之也 程氏曰 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

直得其宜 **毛氏曰** 灌叢生也 櫛栢也 孔氏曰

郭璞云 栢樹似櫛櫛而庠小子如細栗今江東

呼為栢栗 程氏曰 行生日櫛 **程氏曰** 啓之

辟之謂芟除也 **毛氏曰** 檉河柳也 孔氏曰 河

栢謂河傍赤莖小楊也 陸璣疏云 皮亦枝葉似

松 楛櫟也 孔氏曰 孫炎云 櫟腫節可以佗杖 陸

璣疏云 節中腫似扶老 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程氏曰** 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毛氏曰 斲山桑也 孔氏曰 郭璞云 斲桑柶屬

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 弓人取幹柶為上 斲

桑次之 朱氏曰 斲與柶皆美材可為弓幹 又

可蚕也 串習也 **程氏曰** 夷平也 載路猶滿路

也 **歐陽氏曰** 此章乃本周佗宅之始 岐周之

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陳氏

曰 此言成周佗邑之始 大王之初也 **朱氏曰**

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 **呂氏**

曰 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 其來者習其平易 **程氏曰** 歸之者載路而不絕 **程氏曰** 天立厥

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

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

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

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

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東萊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及松栢斯兌，徒外反。帝伦邦，伦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

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蕪，奄也。孫炎云：蕪，大之奄，是蕪奄俱為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遠之間。○程氏曰：帝省其山，苦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鄭氏曰：天伦邦，謂興周國也。伦配，謂為生明君也。立氏曰：天以聖君為已配，伦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

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政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侍洛，反其心。猶或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佗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耻，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猶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佗。

莫左傳云：德正應和，口莫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佗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

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

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

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

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莆田龜氏曰能為人
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
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
季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
○**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
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猷畔援于願反無猷歆許金反羨錢
面反誕但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
阮免宛反祖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安旦反祖旅以篤于周祐音戶以對於天下

毛氏曰無猷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
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徧黨也反側也頗僻也
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
歆欲之動也羨羨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

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

須氏姑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

祖共皆為國魯詩之義亦以阮祖共皆為國名

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

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

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

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

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

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

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

厚也祐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

援以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

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

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敵
美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
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
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
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
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
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
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
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

阮疆而太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
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

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
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

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
○**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

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
勝地歛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楊氏曰**

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
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

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
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

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
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迂已在岐山在

岐山之陽是太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
倫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
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
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關駟以為本周之程邑
也○**孔氏曰**昔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注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
之也○**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
於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
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為大○鄭

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然耦
曰仇○**兵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
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
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
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
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倫臨車衝車之汰○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
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
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
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倫豐邑○**毛氏曰**

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不
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慕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
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
感人雖不見其声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
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
以声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
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
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佞聰明順
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
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為仇之方同
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言
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
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
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
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朱氏曰不長
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

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
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
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
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開開崇墉言言執訊者信連連攸馘古獲反
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
衝弗弗音弗崇墉仡仡兎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

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

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

王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

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

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

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王氏曰**致致其望也附

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萋萋疆盛也。○**王氏曰**侂侂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

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歎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

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二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歎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

非佗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
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
溫生，寒死之蟲。欬則諸螿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
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
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
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成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
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
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
也。若以靈臺之佗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六
意所存，欬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

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恭誓三篇
紂尚在之時，或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
大誥或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
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或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
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女卿之制，豈有
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
曰：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
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為也。○**毛氏曰**：四方而高
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
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佗也。○**朱氏曰**
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為

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

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

謂制其廣濶，營謂定其基址。○鄭氏曰：衆民築

佗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勤其事，忘已勞

也。○東萊曰：文王之佗臺，主於望氛，稜觀民俗

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

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

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

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

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

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

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

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似伏。其言得

之矣。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或以為前二

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

毛鄭，今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鹿似伏，蓋全舉前

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引

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

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鹿音

憂鹿似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

鹿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

文曰：囿，宛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麀牝麀

○毛氏曰：似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

煩民，令勿亟，佗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

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圃，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為圃，沼。○**趙氏**：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圃中，麋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麋鹿似伏則寧，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士在靈圃，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似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於物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樂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物，滿也。蘇氏：一物克也。○**鄭氏**：鳥獸肥，盛喜樂言。

得其所。蓋沼，魚盈滿其中也。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鹿，鹿濯濯者，有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鄭氏**曰：鹿之在圃，不知圃之為圃，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音五。業，維縱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鍾於樂，辟音壁，靡。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縱，崇牙也。鄭氏曰：虞也，枸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虛，謂橫率者為枸。

也。鄭氏曰：虞也，枸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虛，謂橫率者為枸。

也。鄭氏曰：虞也，枸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虛，謂橫率者為枸。

拘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欬謂之崇牙樅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韞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鼗是也。鑪大鍾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鑪。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鑪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論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欬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

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上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外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

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癰皆無明文玄按靈
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癰則
辟癰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癰
大射養孫之處○**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
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
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
癰學校勸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
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
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
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癰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蒙
音蒙叟蘇口反奏公

陸氏水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
太如鵝卵甲如鏡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

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矣

○**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声也有

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叟鄭氏曰凡声使
替叟為之公事也○**東萊曰**樂者矇叟之事也

聞鼉鼓之聲知矇叟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
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
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或繼文也或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
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下或維周世
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

○**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

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或王也○**鄭**

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佗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佗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

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佗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統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

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欽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倫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倫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

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

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

志注東平王答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

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胎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

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

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文王有聲適尹

楛反駿者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受哉

鄭氏曰適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

○**毛氏曰**癸君也。○**呂氏曰**癸君也衆也皆所以

得衆為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

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

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鄭氏**

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

詞也。從欠從日。詩曰吹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

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佗邑于豐。文王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

氏曰或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者密須昆夷

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

後故特言之。為佗邑。張本音功。成乃佗邑也。

築城伊瀆。汎域反。佗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通

追來孝王后。癸哉。

毛氏曰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成其溝

也。廣濶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成。成

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佗洫濶也。○

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

君也。○**孔氏曰**上音佗。邑于豐。此述佗豐之制

○**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成為限而築

之。○**陳氏曰**佗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

○**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

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

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佗亟曰或

佗棘欲佗。慾曰或佗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

維翰。王后癸哉。

呂氏曰濯如滌。音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

潔之意。○**毛氏曰**翰翰也。○**呂氏曰**文王至此

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榘榦也。○

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奕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

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之渭

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特驗

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

曰指豐水以言政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

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政王維君

也。○**張氏曰**時政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奕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政王也。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奕哉。

毛氏曰政王倫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

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或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

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政

王自豐而倫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倫鎬京焉。

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邠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
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成王則居鎬當是
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癘文王之學也辟癘之在鎬京
者成王之學也辟癘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成
王倫鎬京辟癘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
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
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
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成王成之成王爰
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
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成王卜而謀居此鎬
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成王築成之○**呂氏曰**言

成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芭音起成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
奠翼子成王爰哉

毛氏曰芭州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

氏曰奠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

生芭菜況成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

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

日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成王豈無所事

乎詒厥孫謀以奠翼子則成王之事也○**王氏**

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奠也○**東萊**

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成王繼
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成王之伐功何耶定都
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成成
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倫蓋有本末具載精粗

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八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